



重推

# 丝路的历史与文化交响曲

□ 张杰

提到丝绸之路，就绕不开位于我国西北地区的甘肃省，在甘肃这片神秘的热土下，掩藏着无数历史传奇。兰州理工大学教授杨晓霭在新作《丝路上的悠远足音》中，挖掘甘肃省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用“人”的视角写出一部“活”的丝路史话，是了解丝路、了解西部、了解甘肃的一部难得力作。

全书上下贯穿一个“活”字，为我们揭示了曾经活跃在这条古老通道上丰富的人物往来与文化交流。杨晓霭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广博的历史视野，将这条丝路的真实风貌和文化底蕴展现得淋漓尽致。她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通过描绘历史人物和事件，生动地展现了丝路文化的繁荣景象。无论是商人的贸易活动，还是使臣的外交之旅，抑或将士的万里征程，都在书中得到了细致入微的描绘与呈现。

首先，从全书结构内容来看，杨晓霭按照商旅、使者、将士、官民等顺序将历史画卷徐徐展开。这样的章节顺序，反映出作者对于丝路历史文化的深刻理解：丝绸之路理当是贸易上互通有无的“商人”一步步走出来的。贸易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把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们糅合在一起，人们互相学习、互通有无，最终塑造了奇伟瑰丽的丝路文化。

在丝绸之路之上，各方使节既是政府官员，又是文化交流的使者。汉唐盛世，丝绸之路是华夏由西北通向“外国”的大道，驿骑追逐，犹如闪亮的群星飘过天河。他们一启齿、一投足，意味着不同文化系统的开放与交流。“张骞凿空”是中原文朝向西域第一次派遣使臣，“西北始通于汉”的双向交往正式开始。史书所载“驰命走驿，不绝于时”“使者相望于道”，正是丝绸之路通畅繁忙的形象写照。

如果说商旅、使者、将士是“丝路”上的匆匆过客，而为了生存，随着朝廷一纸诏令而来的官民则是这片土地上的“守望者”。自“张骞凿空”与“河西四郡”设置，丝绸之路移徙的人流几乎从未中断过。苍凉动魄的游牧民歌，豪迈狂放的边陲诗赋，西域旋律的音乐舞蹈，均沿着“丝路”不断传播扩散。移民过程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快速传播的过程。

除了结构内容的匠心巧思外，该作品还通过对古代丝路风物的细腻描

绘和对历史人物的深情追忆，折射出作者的文化情怀和对历史的敬畏感。在本书中，作者用客观理智的笔触书写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政治交流，尤其重视对日常的生活细节和民俗民风俗写，让读者品味历史的厚重，感受千年丝路上人性的光辉。

其次，在书写笔法上，既具有文学的优美感，又充满史学的严谨性。书中既选取了许多罕见的研究成果和敦煌遗书文献，又对不少世人耳熟能详的歌谣诗句进行了深度解析。作者对文献的使用，可谓尽显“活法”“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另外，全书精选百余幅精美插图，包括历史文献影印、敦煌壁画、文物照片及丝路沿线自然风貌等，插图的位置与文字论述之间相得益彰，让读者享受文字魅力的同时，还能拥有对丝路文化风貌身临其境般的直观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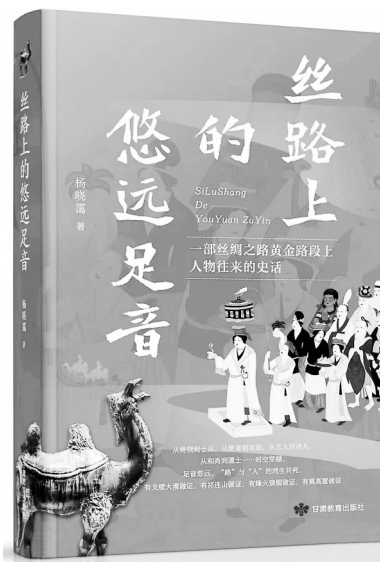


凉州通途 杨再宏

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古代中国文明同来自古印度、古希腊、古波斯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思想、宗教、艺术、文化在这里汇聚交融。作者从文化史研究的角度，通过对这些交流和融合的深入描绘，揭示了丝路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让人们对中国文明的理解具有了更加宏阔的格局。

最后，从思想意义和现实价值的角度来看，作者不仅关注着丝路上的各种人物和事件，还深入探讨了丝路文化的内涵。“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贯穿全书始终，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丝绸之路上的行者与使者身上，也贯穿于沿线各地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中。

总之，《丝路上的悠远足音》是一部关于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的作品，该书以深入浅出的历史描绘和生动形象的文化叙述，揭示着千年丝路背后的文化奥义。



《《丝路上的悠远足音》，杨晓霭著，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书评

## 黄土地上的时光记录

□ 季川

刘志洲的散文真情流露，朴素自然。也许是黄土地的养育之恩浩荡，也许是他的根始终与那个炊烟袅袅的村庄及亲人连在一起，所以，我们才能在他散文集《大地上的五指塬》的忠实记录中，感受到淳朴与善良、坦荡与赤诚，看见作者对熟悉的人与事感知感后，在心灵深处喷涌而出的真善美。

比如第一辑《拾忆记忆》中开篇《被雨淋湿的村庄》就让人难忘，“背井离乡的村庄人，无论背负着怎样的渴望与爱、沉重与梦，都无法抹去那些在苦难岁月一起啜饮窖水的日子。因为，那不起眼的水窖里，藏着母亲慈祥的笑容和父亲深沉的眼神。因为，窖就是村庄的骄傲啊！”此处的水窖，作为一种情感意象，是人人都可能引爆的记忆共鸣与触动。

又如第二辑《风的来信》中，作者写了众多的家乡习俗与民风。那些深入骨髓的匠人和手艺，那些无法涂改的时光唱片，格外引人怀念与咀嚼，极具年代感与认知度。旧时光旧物件，或许承载了太多的泪水与无法言说的重量，它让作者的笔墨乐于倾情演绎与精心刻画。你看《唢呐》，作者不光是简单介绍，还有更加形象的细节展露，“又能吹，都能打，一年忙在别人家。吹起来，呜哩哇，敲起来，咚咚嚓。吹长的，是喇叭，不长不短是唢呐。铜头头，木杆杆，十个指头压眼眼，前面滴下水点点。吹得眼睛红巴巴，吹得脸蛋起疙瘩……”作者以民谣形式，把一个民间艺人的真实形象写出来，更有在场感与亲切感。

而第三辑《行走大地》，作者为我们讲述打麦场、屯字碾等，以事入手，以情动人，以人为主线的写作，再次印证了作者一贯的情感路线。在记录过程中，他把更多的画外音与思考交给读者。比如《听闻你在远方》，是一篇怀念战友的文章，作者只挑选了一个叠军被的故事，便让战友言语少、个性强的形象跃然纸上。

书写乡愁是每个作家都绕不开的话题，刘志洲也不例外。在第四辑《一抹乡愁》中，他为我们和盘托出的

是纸上乡愁和心灵乡愁。这些乡愁的原色，宛如一幅幅绘画，细描也好，泼墨也罢，无不良苦用心，求真求实。比如《乡愁是一碗面》，就是很接地气又温暖如初的佳作。作者把陇东人爱吃面的神态与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他动情地说，乡愁“是否尖的一粒种子，在记忆深处发芽后，便能品尝出一碗面的浑厚、泼辣、粗犷、爽快、干脆……”“因为，时光将味道烙在了我们的味蕾上，随生而生，永不磨灭”。这些具有哲理性的陈述，发人深思，促人回味。

通览该散文集，作者的语言及艺术特色非常明朗。我相信，地理上的五指塬与灵魂里的故乡所指，都是我们心领神会的现实与远方。正如他所说，“故乡和我们，是亲情与爱连接成的一条线”。

（《大地上的五指塬》，刘志洲著，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

美文

## 村子是扎根的树

□ 董国宾

我躺在坡上想事情，事情没做完，就进入了梦乡。村子、篱笆、旷野、田埂、扁豆荚，好多事等着我去想。我不能用一个早晨，或一个黄昏，把一年的事情全部做完，就钻进梦里去躲闲。我想把手头的事放一放，可睡梦中，又想到了一棵棵树。那是村子里的树，它们围着村子长。村东头村西头，最大的土堆上，最小的池塘旁，有空隙的地方都有树的影子，树都扎了根，村子不再是空空荡荡的一片。我在做一些树能做的事，把这些事做好了，就从梦里走出来，也便明白了树的道理。

人要执意想些事，做些事，就白天和黑夜，睁眼闭眼都在想都在做。村子里的人，一年到头埋在没完没了的事情里。

风能把人刮歪，也不肯回避一下，仍旧风里来雨里去。烈日能把人晒老，也不去躲一躲，仍赖在劳作的田野里。寒冷能把人冻得矮一截，还挑着担子奔东西。村子里的人，都在执意想事情，做事情，不愿意分清酷暑与严寒，白昼与黑夜，他们都在睁眼闭眼做事情。

树，会在一个地方不挪窝地过一辈子，让人最放心。不像云和鸟，飞来又飞去。说的话悬在空中，多少年都不会掉下来。树在扎根的村子里，安分地度过一个早晨和黄昏、一个丽日和阴天，过掉一生大大小小的时光。

远远地走进村子，最先入目的是棵棵树。像一个山丘，人似乎可以从上面走过去。老人和孩子都在树丛里度年月。村子里的人，干活把劲用完了，身子一歪便睡在了树荫里。知了和蚂蚁在树上蹿上蹿下，永不停歇。它们的路在树上，树里面有万般未竟的事要去。树是一个说话做

事的地方，人和大大小小的事物都依赖它。要叫醒一个人和一头牛，只需给树招呼一声，树轻轻拍打两片叶子，带着一大堆成熟的想法回应。

每条路都被月亮照着，每个村口都有树把守。树神圣地与月亮对话，一整夜一整夜的话用箩筐装不完。树大把大把地捧着月光，欢快地一片叶子拍打另一片叶子。树叶泛着荧荧青光，斑驳的影子投在大地上。这景象被安然嚼草的牛看见，被似睡非睡的鸡看见，被屋顶和篱笆看见，被挂在院子里的镰刀看见，被横在地上的锄头看见，一双双张望的眼睛毫无睡意。

树错落有致地站着，挺拔的白杨、坚实的刺槐、柔韧的弯柳、褐红的枣树，姿态各异地布满村子。树知道谁家卖了一头牛，谁家添了冰箱彩电。风追逐飘飞的落叶，把李家的树叶刮到张家院子里，又把张家的树叶刮到赵家院子里。乡亲们足不出户就知道邻家发生了什么。

薄暮时分，或暮色已深，风恣肆横行，树便使劲晃动枝条，大声通知村里人。关紧各家院门，尤其把牲口拴好，给它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安顿下来。牛，耕了一辈子地，拉了一辈子车，驮了一辈子东西，是庄稼人的功臣。保护好牛，就是为村子做了一件大事。然后加固好草垛，把挂起的镰刀放置好，把院子里的苞谷收起来，一粒粮食也不让风刮走。

我猛一睁眼，一只鸟忽闪着翅膀，飞出去又从远处飞回来。它像是看透了我的心，寻得了我的梦，滴落一串串翠鸣，像在对我说，村子是扎根的树，它也要到村子里去安家，看能不能为村子做点事。

（摘自《内蒙古日报》）

滴水藏海

## 土陶的日常与光彩

□ 牛旭斌

秦巴山区的陇南人家，腌一缸肉腌一缸油，腌一缸菜装一缸水，往收麦的地里送饭，给满月的外孙送油盐罐，必须选用土陶的大缸小罐。

土陶响亮，充满生活的烟火气。缸缸罐罐，装着米面油盐，酿着烧酒陈醋，煮着山泉清茶，盛满苦辣酸甜，道不尽世间千滋百味。

有一天，阳光耀人，我只身抵达甘肃成县的沙坝镇。天蓝如洗，小河清清，秋意深沉的旷野里，一垄垄黄土堆砌的山梁，像耍社火腾舞的盘龙，对峙着，跳跃着，连绵又起伏。

跟随风的动向，我仿佛听到绵绵的沙土回荡于陶罐的声响，追寻古代留给一座山乡的遗迹和根脉。

2003年，这道山岗上出土了据判断为两千多年前的陶器文物，证明了沙坝粗陶的烧制，远可追溯到公元前的西汉时期。

沙坝有窑，布满半山。在星天下赶路常见烧窑的情景，填满我儿时的记忆。一座座窑门口柴火燃烧的火苗，像一排排巨大的灯笼，亮堂堂地映照着山坡与村庄。

那些年，母亲经常带我来沙坝走亲戚。天麻亮翻过几道山，经过盖满陶窑作坊的山沟，去芦苇遍野的羽子川看望我的姨母。

这里把芦苇叫“羽子”，打麦场上摆满金黄色的芦苇秆，几户人家推滚着石碾，把一丈长的芦苇破成篾条，用来编苇席。也有不少人家的窗台上、屋檐下、厢房棚里，整整齐齐地晾晒和码放着新做的泥缸泥罐坯子。

腊月交上正月的农闲时节，天空飘着雪花，山里人家还在为编席、晒陶坯而忙碌着。我看到那些古铜色的脸庞上，沁出细密的汗珠。家家户户的小院，被芦苇秆和缸坯罐坯围堵成了墙。积压成卷的苇席，堆积成山的泥坯，显示着山里人的勤劳与富足。

家家种地、物资匮乏的年代，那一座座拾级而上、依山而建的陶窑，养活了沙坝一带十里八村众多乡亲。

拜访老艺人赵根有，他边抓陶泥边对我说：“干这活计苦，天天要摸泥巴，十个指头整日泡在泥浆中。但陶也挑

人，手不巧心不灵，学多少年，也干不好这行。”严谨的工艺流程，娴熟的制烧技艺，既考验环环相扣的细心，又磨炼孜孜矻矻的恒心。只有匠心与窑变神奇碰撞，才能创造出心血与汗水结晶的绝美器具。

沙坝土陶的造型精致和一窑万彩，出于言传身教的传统手艺和柴火烧制。拿一只茶罐来说，由土成陶，称得上百绕指间，几变成型。

匠人先用软泥敷在陶模上，脚蹬陶模由缓到急旋转。一团软泥在手心隆起，服帖在模型上。水沿着手心

流淌，凝脂般油亮的软泥，瞬间变成光滑的罐壁。然后靠着手掌的巧劲，挤压、拉捏，依着精准的眼力观察，制成薄厚均匀的罐体。陶模匀速地飞转着，手里的罐平行收住腰身，再用搓好的泥条加上“罐耳”，再压住罐口的软泥，制作出敞口的撇沿，最后捏出“罐嘴”。

道道严密的工序，需要在陶泥湿软的状态中，用手工捏制，一气呵成来定型。

2015年起，有专业团队和文化企业加入土陶传承保护产业。吸纳传统工匠、申报科研项目、分析土壤成分、挖掘乡土文化、搜集传统技艺、修复废弃窑坊，让养活过祖辈多少代人的古老技艺重焕光彩，让昔日家家使用的陶器重新走进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

粗陶新制，沿袭了传统的古老工艺，又被赋予时代内涵和现代气息。许多文脉元素的植入、审美理念的革新，让精雕细琢的美术手法、赏心悦目的书画艺术尽情在陶坯上刻画与表现出来。陶窑自动控温和数据监测下的烧制，让土陶一色入窑，意外出彩，灵气闪闪，成色更美。

一座山乡，有令人赞叹的手工艺传承，是这片土地的孕育和赐予，也是一方百姓的勤劳和智慧。这些凡而不俗的民间艺人，用心手合一缔造出器物的精美绝伦。

从有多少张苇席，就意味着有多少收成和粮食，有多少缸缸罐罐，就说明有多么殷实的光景与生活的年代感，沙坝人沿用家传的手艺，把苇草编成炕席、晒席，把泥土捏成大缸小罐。他们把寻常的草和普通的土，魔幻般创造出生活的器具，把平淡无奇的日子，过成了心灵手巧的诗意。

进入村村寨寨沟岔岔里，看吧，迷蒙的烟雨，淳朴的风情，从流飘荡，应接不暇。听吧，农人们一边劳作着，一边唱着山歌，乡村戏台上，锣鼓喧天，唢呐悠扬……

（摘自《人民日报》）



沙坝粗陶 肖红